

一、日本警察

经受考验的一九六八年

“七〇年安保条约”之

“前段斗争”的序幕

一九六八年正值明治百年。

一百年前（一八六八年），以鸟羽、伏见爆发的戊辰战争为开端，日本断然实行了激变的明治维新，迫使江户幕府投了降。当时那种激烈动荡的局面在一百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又再度出现，斗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日本列岛。

这年十月，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隆重举行了天皇陛下亲临的盛大“明治百年纪念盛典”。与会者眼看着当今已跻于现代化行列的日本，联想起遥远的“明治”年间，个个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动荡和变革的七十年代”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就出自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之口。

这是对当时之时局所作的高度概括：高速发展的经济已开始濒临停滞状态，社会两大意识形态针锋相对，这两点导致了席卷全球的深刻危机，到处局势动荡，危机四伏，日本当然也无法游离于这种变化之外。日本要跨入七十年代必须首先解决其面临的“七〇年安保条约”这一至关重要的政治课题。

“安保”问题已拖延了两年，如今在纪念明治百年这一意义深远的时刻，人们仍不由得有一种如负重荷的压迫感。

但这一年也并非全无令人欣慰的话题。譬如，经济的高

度发达和繁荣使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富裕提高；归还战争中失去的太平洋上的领土指日可待，已签署的小笠原群岛的正式归还协定便为此事首开了先例，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相传之佳话；人们热切地期待着冲绳群岛也能在近期归还。

放眼世界，美国进行了世人瞩目的总统竞选，尼克松当选为总统，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卓越领导人。

在东欧，苏联坦克部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在中国，首次氢弹试验获得成功，等等，这类的特大新闻频繁出现。

这一时期的日本，因繁荣而带来的犯罪持续增加，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剧增，因而使警察处于侦查及制定各种对策的繁忙之中。其中，汽车、摩托化交通带来的交通死亡事故直线上升，死亡人数高达 13000 人之多，远远超过日清战争中的兵员死亡数字。

从这年的一开始，警察就不得不加强警备工作，以防迫在眉睫的有关“七〇年安保条约”的斗争。

日本警察在一九六〇年的围绕“第一次安保条约”的斗争中，有过一次对付大规模游行骚乱的痛苦经历。在那次有关“六〇年安保条约”的斗争中，警备力量曾与规模宏大的游行队伍发生对峙，最后总算成功地平息了骚乱。

这次面临的有关一九七〇年的“七〇年安保条约”斗争，从各方面形势估计，预料其规模将大大超过有关“六〇年安保条约”的斗争。

警察面临着需双手操刀的局面，所谓双手操刀即一手对付犯罪和交通事故，一手对付与“七〇年安保条约”有关的斗争。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他们迎来了大动乱前夕的一九

六八年。

警备警察从对“六〇年安保条约”警备的宝贵经历中汲取了很多教训。警备部门参照上次的经历，不断增加人员、加强训练，并注重改善装备器材等。

此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正风雨飘摇、人心浮动。头一年十月，反对安保条约之势力的主力部队——全国学生联合会中的“激进”派，为阻止佐藤总理访问南越，已先发制人，动员了 2500 人在羽田机场一带采取了大规模行动。这次行动成了与“七〇年安保条约”有关之斗争的导火线，人们称其为“第一次羽田斗争”。

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中有 840 名警察不同程度地负了伤。日本警察从这时起，与戴着头盔面具、手持棍棒的学生游行队伍进行斗争持续多年。

“第二次羽田斗争”是在十一月。为反对佐藤总理访问美国，全学联动员了 3300 人，在羽田机场附近的东京至横滨特快电气化火车大鸟居车站一带，与警视厅机动队展开了攻防战。一九六八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到来的。

新年一到果然不出所料，“前段斗争”在全国各地一齐点燃了斗争的烈火。前哨战的斗争是在长崎县佐世保市拉开战幕的。

二月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进驻佐世保港，这让反安保条约的势力抓到了有利的把柄，他们在佐世保港举行了反对“企业号”进驻停泊的声势浩大的集会。

这一年最后的一场斗争是发生在东京都内的阻挡美军运

输军用物资的军火列车的行动。斗争在国有铁路新宿车站和其周围一带展开。

一九六八年一连串的游行集会与其说是“前段斗争”不如说就是有关“七〇年安保条约”的斗争。警备警察为对付这一年开始的“前段斗争”倾注了全部力量。虽然这场斗争是预料之中的，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情报上所掌握的情况，因而充实后的警备队伍面对这种场面也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社会上对警备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国会里也有激烈的争论。这真是警备工作多灾多难的一年。尽管如此，警备警察还是咬紧牙关背水一战，并成功地阻止了在有关“七〇年安保条约”的斗争中一路疾进的反安保条约的势力，控制住了局势。

提起这一连串的“前段斗争”不能不提及日本警察的活动及其面貌。

首先还是顺着攻防战的踪迹来回顾一下往事吧。

如前所述这一年的“前段斗争”在长崎县佐世保市拉开了序幕。“把佐世保变成第三个羽田事件。全日本的学生们，一月二十日到佐世保集会！”这一檄文象雪片一样飞向全国。

各地的学生们纷纷响应这一号召，集结到佐世保。被动员来的学生，高峰时期达 64000 多人。在日本列岛这交通不便的九州最西部的佐世保港云集如此众多的学生，可见有关“七〇年安保条约”之“前段斗争”的反安保势力是多么强大。

专门对付这种势力的警备部门，为抓到急于集中到佐世保港的学生，以削弱和击退这股势力，在国铁博多站设卡检查。但学生们仍顽强地突破了警戒网，源源不断地向佐世保

集结。在佐世保港，游行队伍亲眼目睹了停泊在那里的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更加义愤填膺。

在佐世保港及其周围，狂热的学生们与警察连日交锋，他们之间的对峙引起了骚乱。在此起彼伏的冲突中，最后连市民和记者也被卷了进去。一时间天翻地覆、混乱不堪，负伤者不计其数。

这一警备工作的混乱状态，后来在国会上被提了出来，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因当地警备力量不足，从全国 20 个都道府县调来了警察援助队伍，由九州管区警察统一指挥，以加强警备。

这次在佐世保港发生的斗争实况，连日来通过新闻媒介传遍日本全国。注视着局势发展的国民，对这一可怕的游行骚乱感到极度不安，更担心迫在眉睫的围绕“七〇年安保条约”的斗争。

这场异常激烈的斗争，最终在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于一月二十三日离开佐世保港后宣告结束，云集在佐世保港的学生们也随即如潮水般退出了佐世保市。

这些学生的身影在佐世保市刚刚消失，却又很快出现在千叶县的成田，打响了“前段斗争”的第二战役。

还在这一年较早的时候，学生与农民已很快地组织在了一起，共同在成田成立了“三里冢、芝山反对机场联合同盟”。成田的“前段斗争”就是由这个“同盟”组织策划的。连日来他们在着手测量的机场建设公团及其事务所周围，举行了“阻止建造机场誓师大会”。

二月二十六日，有 1700 多名学生参加到了游行队伍里，企图大举冲击公团事务所。学生们与前来阻拦的警察队

伍发生激烈冲突，因而使事态急剧扩大，警方有 700 余人负伤。

三月十日，游行队伍再次发动了更大的攻势。这一天，警察吸取了上次冲突的教训，开始大肆进行镇压和逮捕，当场被逮捕的学生有 200 多人，警察也有 450 人负伤。

学生游行队伍手持前端钉有五寸铁钉的“狼牙棒”，全付武装，用燃烧瓶、农药、石块等袭击警察，并放火焚烧了巡逻车和运输车。一时间广阔的建设工地上笼罩着一种异常的气氛。

此后，在成田又多次发生了游行示威，并且每次都和警察发生冲突。这种游行逐年升级，最终在两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造成了警察的死亡，因而导致了使事态恶化的严重后果。

反对安保条约的势力除组织了在成田的斗争外，同时在东京都中心地带积极策划了大规模的“前段斗争”。

十月八日这天是“10·8 羽田斗争一周年纪念日”。反代木派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争取越南实现和平市民联合会的约 3000 人，为阻拦美军运输燃料的军用列车，企图在国铁新宿站进行袭击。由于警视厅事先得到了情报，因而出动了大批警备队进行镇压，发射了催泪弹等以驱散游行队伍。但学生们毫不畏惧，手持狼牙棒与警察展开了巷战，结果造成警察多人负伤。

这次国铁新宿站的游行骚乱使国铁电车、列车相继晚点，打乱了列车运行时间表，有的列车不得不停运。游行示威达到了预期目的。这次胜利使示威游行者的士气大增，在两个星期后的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节”时，以反代木派的学生为核心，再次在国铁新宿站展开了据点斗争。

这天，警视厅组织了森严的警戒防线，并特别在有情报证实是最大据点的新宿站布置了大批的警备人员。

当天，反代代木派的学生们分别从各自的学校出发涌向美国大使馆、国会议事堂、防卫厅、国铁新宿站而开始了示威游行，天黑后又陆续向国铁新宿站集结。

晚八点刚过，超过 30000 人的学生游行队伍把新宿站围得水泄不通，再加上一些跟着起哄的人乱嚷乱叫，使这一带笼罩在一种极度狂热的气氛中。八点四十分左右，游行队伍中的近 2500 人突然翻过国铁车站的防护铁栏，涌进站台。学生们坐在铁轨上阻止车辆通行，并捡起路基上的石块打碎列车的玻璃门窗，袭击了正在执勤的国铁公安人员，致使 238 人负伤。这次骚乱一直持续到深夜仍未结束，造成 173 组电车、列车停运。

警视厅会同地方检察厅，商定了对策，决定于深夜零时采取断然措施使用‘骚乱罪’改变这种局面。

战后动乱时期曾使用过的‘骚乱罪’这一传家宝在这次国铁新宿站骚乱中又一次被使用，由此可见国铁新宿站事件的严重程度。同时也可看出，警察部门为控制反“七〇年安保条约”的斗争下了多么大的决心。

尽管使用了“骚乱罪”这一非常罪名，但学生们反“七〇年安保条约”斗争的信念仍有增无减，终于在翌年一月发动了被称为“安保前段斗争”之决定性一战的“东大安田礼堂‘堡垒’战事件”。电台、电视台将这一事件的冲突情况向全国作了详细报道，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袭击刑警的特大案件

一九六八年 警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对付“前段斗争”之中，可以说这是以警备警察为主导的一年。然而命运之神似乎在故意捉弄人，在警备警察繁忙紧张的这一年，仍没有忘记将有史以来堪称最大的案件降临给刑事警察，那种棘手难破的现场斗殴事件或爆炸、手枪杀人等欧美型犯罪案件接踵而至，使刑警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边旁观警备警察在“七〇年安保条约斗争”之“前段斗争”中的英勇奋斗的情景，一边同朝自己袭来的凶恶案件进行殊死搏斗。

堪称对刑事警察考验之年的一九六八年，都发生了哪些重大案件呢？

首先是二月，考验的第一关是发生在静冈县清水市的“金嬉老事件”。犯人金嬉老用米福枪枪杀了两个熟人后驱车逃往静冈县北部地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遥远的寸又峡温泉，闯入温泉旅馆，把住宿的旅客和旅馆老板及服务人员扣作人质，与警察进行了虚虚实实的对抗。

布下紧急搜查网而未能捉到犯人的静冈县警察决心在寸又峡温泉决一胜负。

犯人金嬉老也以来福枪和子弹及大量炸药为武器向警察挑战。全国民众的注意力在四天里一直盯着寸又峡温泉。

静冈县警察与金嬉老的较量，牵动着全国亿万人的心。人们热切期待着尽快了结案件，安全救出全部人质。经过为

期四天的智慧的较量，最后以静冈县警察的胜利而结束。

在这一前所未有的人质事件中，刑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时而为金嬉老自设的“记者会见”而苦恼，时而又不得不接受金嬉老提出的无理要求，甚至连警察本部长也不得不在电视上亮相。但最终还是金嬉老自掘坟墓，在自设的“记者会见”中落入了法网。

装扮成记者的刑警混入了“记者会见”的会场，看准时机，孤注一掷，成功地逮捕了罪犯。这一让全国电视观众焦虑万分，看起来又是那样漫长的寸又峡温泉逮捕罪犯的一幕，就这样作为一九六八年的开场戏以警察的全胜而收场。

各家报纸以“静冈县警艰苦斗争的胜利”为题对首战告捷的刑警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次的是三月三十一日在东京站新干线“绿色窗口”发生的一起特大爆炸案。

案件发生在车水马龙、人群拥挤的东京站内，使当时在场的许多人被炸伤。爆炸物是土制炸弹，被安放在窗口附近的铁制垃圾筒里。这一发生在车站混杂人流中的爆炸事件，使人们陷入到极度的恐慌之中。

警视厅立即从警备和刑警两个部门中调兵遣将投入搜查工作。这是因为此时在成田的斗争正在逐步升级，警方不得不慎重考虑和研究这一爆炸事件与成田斗争是否有什么联系。

但侦破工作还是以刑警为主。这是因为此案与其它案件相同，还得以调查取证这种基本搜查为前提，所以理所当然要由警视厅刑事部特别班的刑警来承担了。

不出所料，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出师不利。最困难的问

题是没有调查对象，因而将搜查的重点放在了制造爆炸物的“物”上。但要追查的“物”都是大批量生产、大范围流通的，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也同样到处碰壁，进展缓慢。

正在侦破此案期间，六月十六日，这天是星期日又是传统的“父亲节”，行驶到大船车站附近的开往东京的国铁横须贺线电车车箱内又发生一起大爆炸，造成了乘客死伤 30 多人的惨案。

也许是“父亲节”的原因，那天国铁横须贺线车内都是全家去镰仓古刹赶庙会的人们，或是赶往提前开放的海水浴场湘南海岸过夜的青年人。这次旅行的愉快气氛被爆炸的一声巨响冲到了九霄云外。

这趟列车共挂有 11 节车箱，爆炸发生在倒数第 5 节车箱的行李架上。将爆炸物品悉心地收集到一起后，认定是装有“SS 火药”的土制定时大当量炸弹。

好不容易赶上个“父亲节”因而本想与家人在一起好好聚聚的刑警们，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发生了案件，不等通知便纷纷奔赴管辖现场的大船警察署投入了搜查工作。

警察厅将这一爆炸事件定为“广域指定第一〇七号案件”，并调动全国警察，组织了强有力的搜查阵容。这是由于对爆炸物所使用的“物”的调查范围逐步扩大，已涉及全国，而且根据国铁电车的特点和爆炸物是定时炸弹的观点，必须要在东京至横须贺间进行广泛搜查。

另一方面，发生于三月末、前不久正在侦破中的东京站“绿色窗口”爆炸事件，案发现场也是与国铁有关，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两案之间的联系，因而需要警视厅和神奈川县警察密切配合。

令人不解的是 去年“父亲节”时 在神户市山阳电、铁始发站停车的一列火车的车箱内曾发生过定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在场乘客的伤亡，至今没有破案。因此这一次也不能不研究一下两件事之间的联系。

“广域指定第一〇七号案件”经过长达五个月的搜查 终于在东京都内追查出了犯人而破了案。逮捕犯人那天，民众通过舆论报道知道了神奈川县警察发现“物”的经过 对刑警们的“智慧”和“努力”交口称赞。

这之前，刑事警察一直一蹶不振，颇有压抑之感，尤其是五年前在“小吉展事件”、“峡山事件”等重大案件中屡遭失败，因而在社会上声名狼籍，威信扫地时更是如此。直到横须贺线电车爆炸事件破案，才使刑事警察又绝处逢生，重新赢得了信誉。

然而，一九六八年这一经受考验之年不会让刑警们沉醉于美酒之中。

正值深秋的十月十二日深夜，当“广域指定第一〇七号案件”刚刚追查到嫌疑犯若松，正在搜查证据之时，在位于东京市区中心的赤坂的东京王子饭店院内的草坪上，一个饭店警卫被人枪杀身亡。

三天后，同样是深夜，在京都市内八坂神社院内又发生了一起枪杀夜警的事件。

在接连发生两起枪杀事件后不久，通过对子弹的鉴定，确认了两起事件的子弹是从同一支 22 口径的手枪内发射的。这顿时轰动了社会。

警察厅判断此案有连续发生的可能性，深感有必要马上通报全国进行搜查，尽早抓获罪犯，遂即就将这两个事件定

为“广域指定第一〇八号案件”。

当时谁都未料到“横须贺线电车爆炸事件”和这一“连续手枪杀人事件”会被警察厅以特大命令部署全国进行搜查。

之后，在名古屋和函馆相继发生了枪杀出租汽车司机事件。通过对子弹的比较鉴定，判明与前两起事件属同一犯人作案。这成了轰动全国的特大案件。

全国警察在“安保前段斗争”白热化阶段又不得不着手侦查一连串的手枪杀人案件。于是这一“广域指定第一〇八号案件”发展为与东京、京都、名古屋、函馆四起连续发生之案件有关的大规模搜查。

在社会的期待和关注下，刑警们全力以赴投入到搜查之中。这起“连续手枪杀人事件”不同于寸又峡人质事件和横须贺线爆炸事件，是属于钱形平次所破的那种类型的案件。对这类案件，日本刑警是比较擅长的。他们凭着刑事警察悠久的传统和威信日夜奋战着。

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一度销声匿迹的犯人又在东京都内第五次作案。这天深夜，罪犯窜进代代木预科时，因触动了警备保险公司安装的报警器而被发现。罪犯与闻讯赶来的两名警卫发生了搏斗。犯用手枪朝警卫开枪，未击中对方便仓皇逃走。这时虽然不能肯定此案与“广域指定第一〇八号案件”有什么联系，但警视厅仍作为类似案件布下了紧急搜查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人终于在神宫外苑落入法网。这可算是警视厅代代木警察署的巡逻车警官们的一大功

劳。

由于“广域指定第一〇八号案件”的破案并非是靠基本的搜查手段迫使罪犯走投无路落网的，所以警方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

作案使用的手枪是连警察内部也不熟悉的 22 口径手枪，所以当初没有认定是手枪杀人，因而贻误了战机。回顾侦破过程，可以说教训是深刻的。刑警们在“搜查要迅速，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广域搜查、科学搜查的早期应用”等方面受益不浅，并据此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在“广域指定第一〇八号案件”正在侦破中的十二月十日，又发生了一起震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特大案件。

案件发生在东京都府中市，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支行运输现金的车辆被劫，三亿日元巨款被抢走，此案被称为“三亿元事件”。若说这是一九六八年考验刑警的最后大关或压轴戏未免有些过份，但这的确是个惊天动地的特大案件。

暴雨后的一个清晨，府中监狱的大街上行人稀少，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支行现金运输车被一名装扮成白摩托车队成员的假警察叫住。车上装着为东芝府中工厂全体职工发放奖金的三亿元现款。现款装在三个铝制手提箱内。假警察谎称车上有炸弹恐吓司机，在司机慌忙逃离车子的一瞬间，他连车带钱全部抢走了。

侦查中发现，犯人不但从半年前就开始以多摩农协为对象进行犯罪试验，而且还盗窃了数台为犯罪时使用的车辆，其策划之周密，使搜查部门为之愕然。

① 白摩托车是日本警察管理交通、警戒用的摩托车。——译者注

日本刑事警察在破案能力上表现的卓越才能受到世界各国警察的赞誉，然而在这“三亿元事件”中却显得无能为力。刑警们虽然加紧搜查，仍一无所获，终究未能筑起破案的金字塔。此案作为令人遗憾的悬案直到一九七五年因时效过期而不了了之了。

这一年日本恶性案件的破案率仍维持在 60% 的水平。可是社会并不根据破案率来评价刑警的成果。对那些令人惶恐不安的恶性案件如果不是全部破案，刑警们业已取得的成果也将付之东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亿元事件”没有破案，无论对刑警个人还是对整个刑事警察部门都是一次沉重打击。

刑警们根据长期的经验深深知道，尽管竭尽全力，也难免有使人陷入“迷宫”的案件，这一点是难于向外人启齿的。老一辈也常常这样告诫刑警们。

在经受严峻考验的一九六八年，刑警们饱尝辛酸，但他们的汗水绝不会白流。

刑事警察，任何时候都是警察的中坚力量。刑警们将一九六八年所经历的严峻考验作为强心剂注入体内，今后会更加健康和生机勃勃地走下去。

二、第一次考验

金 嬉 老 事 件